



阅读生活

分享交流中激荡思维的火花

杭州首家完工的“植书+”书屋涵养企业文化又有新举措



开心合影

本报讯 记者曾晨路 见习记者李凡 通讯员黄云华报道 3月20日,杭州制氧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临安生产基地的“植书+”职工书屋里人头攒动,在一场“好书分享”活动上,杭氧工会“书香学社”正式宣告成立。这是作为“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”之一的杭氧“植书+”书屋为丰富职工生活、涵养企业文化踩出的又一坚实脚印。

活动现场进行了授书仪式,杭氧工会主席童俊在仪式后为书香学社的第一次好书分享致辞,并向职工们分享了自己对读书的理解。在接下来的好书分享活动中,共有11位“领读书友”与在场的职工们分享了自己的读书心得。大家在文学名著、军事战争、悬疑推

理、心理分析等不同领域碰撞出了思维的火花。

活动中,有的书友从甲骨文开始讲起,带领大家走进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;有的书友从《林家铺子》联想到了销售模式的创新;有的社友以史为镜,通过在中苏关系、中美关系

中发生的历史事件,联想到当前的中美谈判;有的书友分享了《平凡的世界》,以主人公在生活中遭遇的苦难和他在精神上的富足砥砺自己;有的书友绘声绘色地讲述了犯罪惊悚小说《红龙》,带领大家进行情景重现……

好书分享活动让在场的每一位职工都体会到了读书的美好,现场有参与者兴致勃勃地表示:“听到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书,很多

都还没看过,现在很想去看看呢!”杭氧工会副主席黄建红马上表示:“今天分享的书目,接下来会尽快来到‘植书+’,欢迎职工前来借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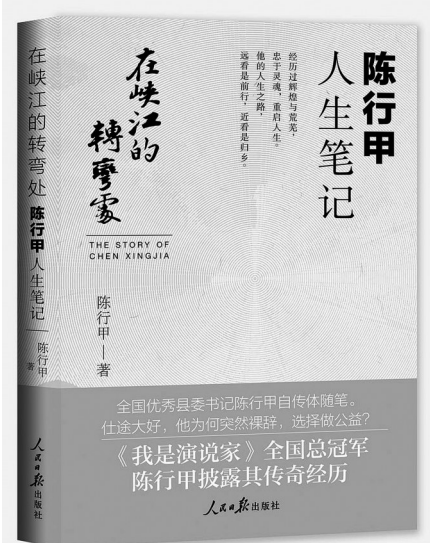
记者了解到,杭氧工会成立书香学社的宗旨,在于渲染读书氛围、提升员工素质、涵养企业文化。杭氧的“植书+”是杭州市总工会推进“杭州职工植书计划”以来首家完工的“植书+”书屋,同时还是“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”之一。这里有着整洁明亮的阅读空间,环墙书架、自助咖啡机、投影仪、电子阅读屏等一应俱全,集阅读、观影、休闲、娱乐、沙龙等多功能于一体,是职工读书学习、休闲娱乐的好场所。杭氧工会书香学社的成立,将进一步发挥杭氧“植书+”职工书屋的文化功能。



阅读分享

《在峡江的转弯处》:

以至真至情至善动人



■陈慈林

曾被中共中央授予“全国优秀县委书记”殊荣的陈行甲,其从政经历曾红透网络。但他在事业如日中天、仕途通达顺畅之时,却突然裸辞,转场从事公益事业,令许多人费解。近日读了他自传体随笔集《在峡江的转弯处——陈行甲人生笔记》,方了解其“裸辞”原因和“人生前半场”的心路历程。

此书2月初出版,甫上架就告售罄,出版社正在加印,下单后需耐心等待,扉页会有作者签名。我好不容易等来快递,甫开卷就难以释手,一口气读完这本10多万字的作品,“至真至情至善”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跃然纸上,感动得我数次泪湿衣襟。

陈行甲仿照《浮生六记》,把主题定为“人生笔记”,以时间为序共分七记。“我和我的母亲”,写亲情;“关于我们的事,他们统统猜错”,写爱情;“如果有光,我就能看到你的眼睛”,写大学毕业到基层工作9年多的生活经历;“人生的巴颜喀拉山”,写清华大学读研;“密歇根湖上有一千种飞鸟”,写异域留学收获;“在峡江的转弯处”,是本书重点,记录作者战胜抑郁症,坚持干净从政、死磕巴东官场陋习、改变当地政治生态,促进经济发展,获得崇高荣誉后,决定裸辞的心路历程;“你好,我的下半场”,简述转场公益事业后的经历和感受。

作者从小事和细节着手,坦诚记录,不回避曾经的脆弱和迷茫,通篇没有高大上华丽词藻的虚饰,用朴实的文字,写出了一个真实的自己,可谓至真。

作者出生于贫苦落后的偏僻山村,童年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,造就了他丰富的精神世界,印证了“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,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”的规律。陈行甲幼年时父亲在外地工作,一年只能回家两次。母亲独自承担抚养儿女的重任。母亲哪怕自己饿肚子,也要尽力帮助乡邻和有困难人的善良,深烙在陈行甲幼小心灵上。母亲诠释“苦”字的含义:“像人脸,草字头两个竖像人的眼睛,中间的小十字像人的鼻子,下面的口就是嘴巴,说明人生下来就是要吃苦的”,培育了儿子坚韧和不畏艰难的品格。主政一方后,陈行甲将母亲遗像置于办公室,将母亲的善良悲悯、正直之心,转化为一桩桩“结穷亲”、精准扶贫,改变当地贫困面貌的行动,也成为他治愈抑郁症的心灵“良方”,可谓至情。

时代大潮为陈行甲提供了施展政治抱负的壮阔舞台,巴东县却险些成了他从政生涯的“滑铁卢”。其时,该县政治生态不大好,利益集团对改革者掣肘阻挠、恐吓构陷。不良的政治生态又造成民生艰难、民心浮动、危机四伏,网络上巴东县负面新闻声名远播。巨大压力下,陈行甲亦一度罹患抑郁症,及至面临崩溃。幸赖上级党组织高度信任,家人全力支持,他最终战胜病魔,走出阴霾。

数年努力,巴东县政治生态日趋清明,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,群众告别贫困。在获得“全国优秀县委书记”殊荣、面临提拔重用之机,陈行甲出人意料地裸辞,弃政从“善”。

陈行甲投身公益事业后,共产党员的家国情怀延续:他创立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,致力开展公益创新、大病救助、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教育关怀、防灾救灾等方面的公益项目。他担任执行会长的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,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,前期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各种抗疫物资,后期又开展了以关爱抗疫烈士子女为重点的“传薪计划”公益项目,只为实现一个理念:为众人抱薪者,不可使其英名消逝于风雪;为大众谋福利者,不可使其后继困顿于荆棘;英雄为我们,我们为英雄。传薪计划,用传薪者的信仰守望抱薪者留给世界的温暖。



一周一本电子书·浙江省职工书屋

《一样的烟火》: 《红楼梦》的人生况味

柳玉柱 柳晓著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扫一扫识别在线阅读

一本《红楼梦》,半部中国史。自从《红楼梦》问世以来,对它的研究品评就从未停止过。这本书,将带着我们从另一个视角读“红楼”。

这是一部随笔集,作者依《红楼梦》一百二十回本逐回而写,仅取每一回故事中的一鳞半爪,另拟标题,以平民的视角、通俗的语言,浅中见深,写出了作者数十年研习《红楼梦》、品读人生的读书心得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悟。有话即长,无话即短,行文意到笔随,有点与朋友茶余饭后“闲磕牙”的味道。



现象与交流

读书 一定要读经典吗

■周慧虹

这个世界上,想必多数人都会对读书推崇备至,既然如此,那么,究竟什么样的书值得去读?相信很多人不假思索给出答案——要读,就读经典之作。

读书,真的应该只读经典吗?

关于“经典”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给出的解释,“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。”而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《为什么读经典》一文中,则从14个方面给经典作品下了更为具体的定义,可谓视角独特,俘获不少人心。在卡尔维诺眼中,“经典”起码应当是极具阅读价值,极富社会影响,能够引人阅读、促人思索并且内化于心的书。

如此看来,“经典”的标准的确不低。人类有史以来,尽管面世的书籍浩如烟海,但是,真正称得上经典的恐怕凤毛麟角。难怪,曾有读书人发出的慨叹耸人听闻——书读完了!还有读书人列举出“不值得读的书单”,指出世上的书十之八九不值一读。

如果把经典之作为人类思想文化桂冠上的明珠,那么,毫无疑问,一个人时时亲近经典,有意识地从经典那里汲取精神养分,不失为极富性价比的阅读消费方式。只是,话说回来,人人都对经典趋之若鹜,非经典不读,这样做是否真就妥当,恐怕值得追问。

当今图书出版领域,有太多的书称不上经典,可它们依然走向了市场,走近读者身边,有些还掀起了畅销热潮。相反,像《红楼梦》及其他一些世界名著,固然堪称经典,然而,有的人读得流连忘返,却也有不少人根本读不进去,正基于此,前些年才有人别出心裁,整出一个“完全读不下去名著排行榜”,为此还招致一些作家学者的微辞与白眼。

何以至此?凡是存在的东西,通常都有它存在的道理。非经典之作的畅销,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契合了读者的阅读需求,读者读着觉得合适,能读进去,在这里,非经典之作多少就有了些经典的意味;

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经典,好自然是好,可它就是与有些读者无缘,在这些读者面前,经典也就失却了其实际意义,不成其为经典。

其实这也不难理解。毕竟,十个手指头伸开还做不到一般齐,何况各方面秉性、学养千差万别的人呢!只要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异,那么,就要承认不同读者之间势必存在阅读层级。有些人知识文化储备相对丰厚,平时又善于思考,他们读起某些经典之作可能会得心应手,奉为知己;而有些人则因不喜欢某经典作家的写作风格,抑或能力素养还达不到通透经典的程度,等等,其结果自然对有些经典作品敬而远之。

阅读层级不同,对于经典的取舍随之也就不同。一个人读《红楼梦》读得如饮甘饴,那就自顾去读好了;而如果,你啃不动《红楼梦》,那读一读关于《红楼梦》的种种解读,虽说此类书不是经典,没准一下子就吸引了你,令你读有所获。这种情况下,又何必纠结于“非经典不读”,只要自己觉得“开卷有益”,尽管读适合你自己的书,这也没什么错。

不管怎么说,即便经典,也难免避免“我以为宝,彼以为草”的际遇,既然如此,是不是读世所公认的经典,对于不同的读者也就不可一概而论。有些经典,有的人今天读不进去,过些日子就又能读进去了;有些经典,有的人恐怕终生也无从与之牵手,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读不进去某些经典,对于许多人而言,阅读的天空塌不下来;而读一读那些值得一读的非经典书籍,由此不触动发自己的思考与感悟,持之以恒,集腋成裘,同样不失为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。

读书,其实就是交友,就是到与自己谈得来的人那里串门儿。世界那么大,所有人怎么可能都与人翘楚交友,怎么可能都去特定的那么几家串门儿?熙熙攘攘,你来我往,没有人交不到朋友,没有家门可罗雀,大家彼此依靠,相互传递温情、保持信赖,多好!



悦读

《中国画,好好看》 带你解码中国画“玄机”

■几又

俗话说,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道,看中国画尤其如此。一般人看画,大抵只是在意像与不像,很难像田玉彬的《中国画,好好看》这样,几乎是带着放大镜,恨不得将一幅画的每个细节逐一琢磨出个所以然。看了这本书,即便是外行,想必多少也能懂得一些门道了。

《中国画,好好看》甄选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《捣练图》等19幅传世中国画作,每一幅都赫赫有名。作者田玉彬就画讲画,从全局到局部,从整体到细节,不放过可能阐释内涵的任何蛛丝马迹。之所以称之为“可能”,是因为有的阐释还存在某些争议,各有道理。同时,田玉彬又透过这些经典画作,引经据典,带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,直面画作时代背景,画家创作的内在动机。

本书似乎应该倒过来看,《清明上河图》是本书的“压轴之作”,无论从叙述篇幅还是细节分析上,均占有较大权重。就这幅画,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的,懂的还是不懂的,大都从各种渠道见过几回。对于一位品画的“门外汉”,每每看到这幅画,笔者感受最深的总是气势恢宏:画里汴京街头商贾云集,人声鼎沸,好一派祥和与繁荣的景象。

如果跟着本书作者,我们从这一巨幅画卷中或可“读”到不一样的惊心动魄。宋朝经济发达,在当时的全球首屈一指。画家笔下的“北宋一景”,通过描绘大量南来北往商贾的各色买卖活动,折射当时经济已经相当活跃。活跃,意味着改变,改变意味着会给社会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某些冲击。

田玉彬从画里找到三个反映这种冲击的“铁证”,一是受惊的马,二是河里眼看就要失控的商船,三是在两个地方出现长辮子的疑似女真人。前面两个危机,只能算是日常生活一撇,见怪不怪,波澜不惊。倒是最后隐藏的这个危机,到底还是左右了宋朝的命运。北宋末年,为抵挡北辽屡屡南下侵犯,北宋联金抗辽。然而击败辽国



《听琴图》局部

后,金很快调头攻宋,北宋自此走向下坡路。置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,很难让人不觉得这两个“长辮子”越来越像是金派来的细作。

在田玉彬看来,像《清明上河图》里所蕴藏的种种“玄机”,正是中国画最耐人寻味也最擅长隐喻的密码,解开这些密码,我们才可能透过画作的表象,抵达画家试图表达的深刻寓意。

不妨再回过头来看看前面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。这幅画自始至终呈现的是一堆友人的夜宴欢聚,场面着实热闹。不过如果细看不难发现,主角韩熙载始终闷闷不乐,心不在焉。这幅画来源于画家顾闳,他受南唐后主李煜之命,“卧底”韩府,目的是帮李煜打探韩熙载的内心想法。如果顾闳的动机是真,那么以韩熙载的智慧又怎能不知?从这层意义上讲,韩熙载的这番表现到底是内心想法的自然

流露,还是在顾闳面前装模作样,或值好好揣摩。

众所周知,与西方画重写实不同,中国画更偏重抒情。本书选取的十来幅画作中,大都隐藏着“画龙点睛”之笔。如《墨兰图》里的“无根之兰”,是画家郑思肖对宋元改朝换代,不忘故国的表达;《骷髏幻戏图》,直接用一个个骷髅来喻指,是美术史上的一幅千古画谜;《听琴图》里部分松叶的叶端是红褐色,有研究者据此推测该树可能患了落针病、赤枯病,因而猜测画家是想表达“君子失德”,毕竟坐在宋徽宗对面听琴的是大奸臣蔡京和童贯;《清明上河图》第一段画为表达繁华下的危机,居然隐藏着一棵断树……

看懂古画,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向历史的大门。“走进”中国画其实不难,关键在于两点,一是细心,二是将画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。

寻找让人醒悟:根本没有所谓的“文城”,当下所在即是值得盼望和信赖的地方,这里并非没有恶与暴力,但这种文化所发育的人间情义,是值得信赖的不可摧毁之物,是人们活着的根基和信念所在。

“我只要写作,就是回家。”余华曾这样说,“我的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。我现在叙述里的小镇已经是一个抽象的南方小镇了,是一个心理的暗示,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宿。”而在《文城》中,余华不仅书写熟悉与亲切的南方小镇,还描绘着高粱玉米的黄河北边,在作品中展现了更广阔的地理图景。《文城》也将见证一个我们曾熟悉的余华的回归——那个采用底层视角,将历史和时代真正融入人物生活的余华,他是一位忠实的叙述者,也是一位耐心的聆听者。



新书快评

卑微与平庸中的诗意 ——读余华新书《文城》

■张光茫

我从书店买下这本《文城》(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第1版),是因为余华。喜欢余华,不仅仅因为他的小说,更因为他的先锋意识。作为上世纪80年代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,余华曾写出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《兄弟》《第七天》那样惊世骇俗的小说。而在这本《文城》中,余华用幽默荒诞的笔触,展示了卑微与平庸中的诗意。

从《活着》开始,余华笔下的善与温情就四处流淌,但每每敌不过苦难与恶的纠缠,生活的悲苦由是显现。《文城》也是这样。故事中的林祥福、陈永良、田大、顾益民等,无一不温柔敦厚,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然而,良善的因却往往得不到

如愿的美。林祥福以宽厚的胸怀接纳了小美,容忍了她的背叛,换来的却是她的再度逃离,南下溪镇苦寻小美踪迹,结局是与其一生错过;田大忠心耿耿,好不容易等到主人要回家的书信,却亡故在接其归家的途中,主仆二人只能重逢地泉;顾益民为保全溪镇,与军阀、土匪斗智斗勇,最终落得个形销骨立,气息奄奄……读来让人叹惜扼腕。

小说以肝胆相照的友情和浓墨重彩的主仆情为核心,铺展开不断丰富的情感类型。林祥福失去了父母,爱人固然令人惋惜,但到了溪镇以后,义无反顾的朋友情、忠诚质朴的主仆情、相伴相依的父女情等,更使人动容。田大两次千里寻主,穷得“走烂了四双草鞋”,却将东家的产业照顾得井井有条。小说正是用

这种不断加深的情感力量,在纯粹、善良与暴力、残酷间建构起巨大的审美张力。

《文城》显示了余华处理柔情与暴力的多重才能。如林祥福将银票放在女儿的襁褓里,他又极其冷静和细腻,不断延展受害者的感受,像土匪虐待以及割掉被绑架者的耳朵,土匪与溪镇民团的对抗和杀戮,都不乏暴力和血腥。从中,我们既可以看到当年写先锋小说的余华,也可以看到写《活着》的余华,体现了余华的多重才能。